

董 封 魏 校 官 侍 郎 且 奉 鳴 雷

郭 王 大 任

分 校 官 編 修 且 陶 人 能

書 寫 漢 士 且 許 永 振

前 知 縣 生 且 徐 清

且 管 升 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七泰

泰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子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君之義

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胃明闊底如何做得卜子夏傳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乾降為泰而得其中通天下之情知天下之用而不過其實也朋黨何由興乎志在其中不夫其治應之而行可謂光大已矣孔穎達正義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釋得尚中行之義所以包荒得配此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故此包荒皆假外物以明義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遐遠道已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為大川為河震為足故用馮河乾為

遠。故不遐遺。元為用。坤虛无君。欲使二上。致朋。二與五。易倍。故得尚于中。行震為行。故光大也。張橫渠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太。不是過也。蘇軾傳。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擯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唯其勇。荒者。其无用者也。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以為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為光大也。楊龜山註說。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者不棄也。棄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適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旨。卷陳丁齋說。包用遺亡。皆以尚中行。為得中而不行。行而不中。皆非習坎而尚大者也。貞凶。征凶。由是而分矣。是故光者。坤之德也。大者。乾之道也。以光而太。泰之九二也。張紫巖傳。二有乾剛之德。其容如天。其公如天。中道上通。君心應之。包荒。用馮河。容也。

不遐遺朋亡。公也。荒邑則不才者。勉馮河用。則強暴者化。不遐遺朋亡。則志仁身正。臣道洪泰。泰治之時。君臣各得其志。為大臣者。孰不以天下為心。且以天下為公哉。二剛中知保治之難。汲汲乎荒之邑。馮河之用。不以遠棄。不以近化。所以作成人。才杜絕私黨之意。甚備。宜得尚于中行之君也。嘗考二之心。處至治而兢兢若未治。惟恐一夫失所。一才見棄。一事不公。有以害吾治。其為中也至矣。事業豈不從而光大哉。坤陰在上。包荒泰三比象。陰二承之用。馮河象。陰荒也。陰在外。包也。陽剛不中。馮河也。應坤為不遐遺為朋亡。乾中為光太。郭雍解泰之道。甚泰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居之。用天德者。可以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馮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為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避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吾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合。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為中以行。願之君也。

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太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之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未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得於乾坤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群龍无首者也。六三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李光讀易詳說九二以陽剛之才。有應乎五。而處人臣之正。當泰之時。能包含荒穢。雖狂狷之士。不顧險患。如不假舟楫。而馮河者。无不容納。此真大臣之任。當海內交泰之時。人材眾多。若遴選太精。則豪傑之士。或不得其職。則聚而為寇盜者多矣。泰之未足也。當廓其度量。包含荒穢。遠者无所棄遺。則山林之士。莫不皆至。近者无所阿比。故朋黨之禍。无自而興。如此。乃能配乎九五中之意。而无偏黨之私也。人臣之道。至此則光明盛大。不可有加矣。未漢上傳。允為澤震為萑陂澤荒穢之象。二之五以陽包陰包荒也。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徒涉曰馮。馮河也。勇於蹈難而不顧者也。二近五遠。不遐遺也。陽與陽為朋。二絕其類而吉。朋之也。人狃於泰政。緩法弛之。時當有包含荒穢之

量以安人情用馮河越險之勇以去弊事民隱忽於荒遠人材失於廢澤
故戒以不遐遺近已者愛之遠已者惡之大公至正或奪於私昵故戒以
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廣大不狹且陋也六
五柔中以下九二二剛中而配五坎離日月充滿六合而无私照其道光
大如是則无一物不泰矣易言道大无所不容者曰光大思慮徧狹者未
光大陋之謂也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
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復入于否六五曰中以行願也九二曰中
行中道者所以存泰也橫渠曰舜文之治不過是矣曾種易辨言兼山郭
氏曰九二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
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或劉歆歆靡使有餘王曰不可
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不
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无變舊新唯仁
其親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
武王周公處之如是況也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謂
之泰誓宜无媿也易說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
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氏說李衡義海撮要无不包容无不納用至

遠不遺。至近不私。石所引孔穎達正義。前鄭剛中窺餘邑。兼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皆九二主泰用入之道。共五以柔順居尊。下應於二。故二得以主泰用。今然同志相交。凡二之得盡其才。共五之功也。夫小往大來之時。安能使天下无小人。惟消而在外。使不至害君子足矣。況彼荒而不治者。勇而不中者。其可盡棄。聖人慮其然。故於九二示其戒也。荒者。情弗修之謂也。能已而容之。亦或為勤。馮河者。強暴勇前之謂也。能取而用之。亦或可使。惟如是。故中養不中。而天下无不通之人矣。雖然。包荒用馮河。可以為仁矣。苟推之不廣。近者得而遠者遺之。猶未足以為治。故戒之以不遐遺。用入之廣。可以為賢矣。苟行之不公。黨與立而私意勝。亦不足以為治。故戒之以朋亡。其是四者。茲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六五中行之主。言二所為如是。為其主之所尊尚也。人臣而為主之所尊尚。豈不光大哉。象於四者。止言包荒。而不及其餘者。蓋象於易文。往往不全載也。虞翻曰。在中包荒也。變成坎。為河。震為足。乾為遠。二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二五易位。為光大者。翻謂二動成離。故也。又互體兌。在坎上。虎馮河之象。楊萬里傳。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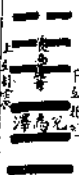
一曰包荒以宏其量何謂三曰用人之弊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
羣間孤剛果之才滿於勇貴其不全則天下有發才幽遠之士望於聞達
之不博則天下有遠士孤立之賢寡於羽主之不力則天下有遺賢是三
人者有一不能無容豈已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
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
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亮弊野无遺賢之世乎林栗集解九二兌也以
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艮故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
尚于中行初為乾乾為郊二為兌兌為澤三為震震為萑葦郊野之外水
澤所鍾而萑葦茅茨生焉荒之象也乾為人兌為澤震為足水澤之上人
役涉焉馮河之象也乾為郊野遊之象也坤為衆朋之象也荒者茅塞而
不治人之所棄也馮河者進取而不顧人之所疾也遊者踈遠而易遺朋
者親近而難忘者也惟六五之君以柔居尊下畜三陽而反其坤巽之類
故荒者吾能包之馮河者吾能用之踈遠之賢无遺於野而朋比之衆自
散於朝則可謂皇極之君矣尚猶配也中行謂二也有皇極之君必有中
行之臣說而應之故六五得配於九二以成泰之治也何者以六居五以
九居二履中正之位无剛柔之偏故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猶乎狂者進取者有所不為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堯與馮河孔子之所謂狂狷過不及者與何者以陽居剛
而不得乎中故也劉胎殺夫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西伯養
老而太公歸之燕昭禮士而樂毅從之包荒得尚于中行不亦宜乎子曰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其六五之謂矣二五相與剛柔迭居是以互
言其義也揚慈湖傳大哉九二之道也唯賢知賢彼茅茹在九二不必言
九二大賢學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
善本正凶物有遷斯辱斯亂荒者不協于強而已猶未罹于咎也君子當
包受之寬以教養之則天下之善心无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
行馮河者勇進直前无所畏懼之象謹畏不敢發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
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內而道長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虧賢
畢集九二又得位於斯時也苟獨畏懼不敢輕發則斯民何所賴至治何
由致哉用馮河所以破君子畏懼之蔽啓以變通大有為之道也邈遠也
遠者人情易以遺已亦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遺遐邇每事所至人力
所通睿智周之光被无外朋者所親也朋亡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
一言之善一事之能尚皆用之而况於以賢人吉士稱者乎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明已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尚上也得乎道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復有所進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者自遇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九二之道自小賢小智觀之則謂之大自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中无實體賢者智者未能忘意不意乎彼則意乎此不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无思无慮无偏无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白光大者乃言其道心光明如日月之光无所思為而萬物畢照道心无我虛明洞照萬里苟未至於如日月之光明必有已私有意有我必有惑惑惟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无二道而世之秉政者未必能中虚无我也頃安世玩辭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无所偏倚能已在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以此處泰不亦光大乎五交二成離故有光大之象二至五成坎故有馮河之象郭子儀之待回紇與魚朝恩裴度之待蔡人皆包荒而不惡馮河而不疑故盜賊小人意消心化其道愈大其德愈光其九二之謂乎李謙齋詳解九二包荒正以光大也尚配也上也猶漢尚符璽尚公主之尚荒者小人之荒穢而无所用者也馮河者小人之勇而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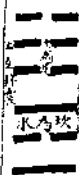
者也。死者包而容之勇者因其才而用之雖至疏至遠未嘗遺也。夫如是則在我者无偏系之心而朋黨之患亡矣。二以陽居陰而上應於五此大臣之得位者也。三不以其得位自矜而方且恢洪廣大舉天下之小大包而納之於度量之中可容者容之可用者用之是以得配於六五中行之君而獲光大之美。三可謂有大臣之量者也。大君子之於小人要當容之以受其歸而不可疾之以甚其惡。晉樂氏之難樂王鮒謂范宣子曰。曷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餘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夫使宣子能從王鮒之言則二子之勇必為吾用。又安有異日曲沃之變哉。嗚呼。若宣子者是不知用馮河之義者也。馮椅輯註包荒得尚于中行九二參占以光大也。舉上下二句則全爻之義皆在其中。泰之為卦莫尚此。又故曰光大光太陽明中正之象。馮椅輯傳九二包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贊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蘭惠卿曰包荒者包初九也初為內二為外故曰包用馮河者用九三者也以剛居陽故謂之馮河不遐遺者不遠忘三陰也。三陰比三陽為遠故謂之遐朋亡者三陽為朋然亦不相黨馮當可曰初比二為未用猶賢者在荒遠。三比二則材過於剛二獨居中後則引初以進前則用三以行。

位在內而志應於外為不遐遺已應五而初應四三應上同類各從其應
為朋已趙氏曰人材有不及者容之其或勇為之過則亦取之不以其
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疎與親皆
无所偏此九二之貴也大抵下卦二居中多與初三兩爻同體
協比為義小畜之三陽九二猶且牽復在中況泰之三陽上復
者乎初在後而不及則包之以進三在前而過則用之以行三
陰在外遠也而應五則不遺三陽同體朋也而各有應則不黨此泰
之九二所以為盛也右明象 李子思曰世有皇極之主則必尊而尚
之故曰得尚于中行程正叔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
下應於二是以剛中之材為上所專任故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右明占
泰之為卦天地之中也三陰三陽而无所偏上降下陞而无所倚中之
道也則於六位之中又取中焉二五居臣之中位也五雖君而六居之二
雖臣而九居之其象為剛中之臣上配柔中之君以任中道之責者也故
六爻之義二得而無之尚配也得配于中道之主也今取帝女者謂之尚
主蓋取諸此六五所以有歸妹之象右明爻義



乾下
坤上

乾野兌澤變離之中虛坎之汙穢而震之蘊



離下
坤上

輦在焉包荒之象震動為用之象坎為大

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徒涉曰馮

震足在坎川之上馮河之象坤土在上不

避遺之象陽與陽為朋九二變為六二則

絕其朋矣朋亡之象六五居中在五卦震

足之上中行之象二配於五尚配也得尚于

中行之象陽為太乾為天而在下卦天道

不濟而光明光大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止以光大也秦之時為大臣者多失於隨事求詳喜文

棄武務近忽遠徇私忘公四者既行非惟招淺中狹量之譏自然不嚴人

心難服公論雖使人主有寬柔謙恭之德而能信任之為臣如是亦非人

主之所願也今九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於中正之位變柔而為離既不失

於剛暴又不失於柔懦既不失於不明又不失於太察以為天下四海之

大維已泰乎尤不可求詳責備使之盡如吾意間有荒穢未治之處固當

包容含蓄庶幾可以潛革故曰包荒當泰之時人皆趨文則於武備必不

暇留意若勇者技无所施又且為時厭薄則計出无聊誠有可慮能舉而用之於泰平之時是豈常情所及哉故曰用馮河究民隱於幽遠是人材於廢澤故曰不遐遺同己者不私而昵之異己者不遠而去之故曰朋亡具是四者茲九二所以得尚于六五中行之主尚者配也以下取上曰尚人臣之所為可以上配於人主乃所以增光其大者也故曰以光大也此卦六五居倍九二臣位處泰之道蓋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可也然是象只言包荒者蓋包荒則人材雖偏必見諸用一視同仁何間疏遠无偏无黨何有同異然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之三言皆自包荒而致之或者以為象辭省文者亦非卦變明夷泰之時君子壯衆用晦而明之時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九二之德以乾下坤上中正无頗此所以得尚乎中行東萊呂氏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答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詐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劾其謀勇者効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

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明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宣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居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其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所引橫渠先生曰。彌山。楊氏曰。漢上朱子曰。見前張橫渠說。彌山。陸說。未漢上傳。鄭汝諧翼傳。程氏釋此爻。至為詳悉。以其餘意推之。非特處泰治之世當如是。其處小人之道亦當如是。蓋以君子在內。二為之主。所以制小人之命者。在焉。制小人之命者。豈必感之於至窮之地哉。曰。包荒。不以褊心而起其忿也。曰。用馮河。不以疑心而求其間也。曰。不遐遺。毋以在遠者為可忽也。曰。朋亡。毋以在我者為可私也。處泰如此。則能以其中道而上配乎其君。君為主。我行其志。而其道光矣。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當泰之時。乾陽在下。坤陰在上。坤地廣袤有荒之象。夫包乎地。包荒也。二居乾中。用之而柔互坎在前。馮河之象。失五之應。則遐遺矣。失陽之類。則朋亡矣。復還其剛。則遐不遺。朋不亡。六五之君。乃以柔應之。得尚于中行也。光大者。以陽爻言為泰。而不為明夷也。易被總義。當泰之世。二以剛中。應五之柔中。五資之以治泰者也。治泰之道。

不能使天下皆君子也。亦不能使天下皆无小人也。以中道先天下而已。包荒者小人之惡。可恕。則恕不必疾之。已。善用馮河者小人之勇。可用。則用不必責之太備。不遐遺者小人在外。不以疏遠而棄其苦。朋已者小人为黨。必使之喪朋。以趨於善。以是四者。震泰則小人皆為君子之歸。九五之君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此所以為光大之盛也。楊疏四尚易通童謠曰。二當君子道長之時。正當以天下為己任。初九之君子處革野僻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荒者必包。馮河者必用。則有兼收並用之德。而无私昵朋比之嫌。如此。則可以上配中行之主。西溪李氏曰。包荒用馮河。用君子之道。不遐遺。朋已。處小人之道。愚得之師曰。二爻泰之明夷。大抵陽明陰晦。陽之純則為泰。一變則否之獄。伏焉。夫聖人作易。憂患之意。每於未兆未形之際發之。且九三一爻。乃否泰之交。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又曰。艱貞。无咎。豈知艱貞二字。已於二爻之變卦言之矣。未明夷曰利。艱貞言君子當明夷之時。艱難而不失其正。則為利也。聖人隱其旨於九二。而發其意於九三。其知泰之變則為否之伏耶。夫陽主明也。陰主殺也。陽變之陰。則夷其明於養晦之地。所

以曰明夷之吉順以則也。當九二君子道長拔茅類升之時而否變之機伏於冥冥雖變而之晦猶曰用拯馬壯吉是欲資夫衆陽之助已也。愚曰九二剛中治泰之吉已含荒穢者居中則虛也。馮河勇決者乾健利涉也不遐遺者不忘遠也。朋亡者不泄適也。四者盡而後配合中行之道所以光明而盛大不然淺中狹量顏情牽制玩細娛而忘大患植黨與而市私恩將見邪正難揀危亡伏於不測泰即否也。凡卦有乾體乾中有塔故皆曰利涉大川此用馮河也。尚與漢書列侯尚公主之尚同趙汝楙釋聞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聖人釋爻不皆全舉其辭然擷取一二乃此爻之綱領言包荒得尚于中行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皆包荒內裏聖人教人以玩辭之要如此九二能包荒則用泰之功光明盛大。斯言雖約鋪張揚厲而有餘徐相直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无所不容曰包荒使人也器之雖有馮河之勇者亦用之苟在所可取不以遠已而有所棄不遐遺也苟在所棄雖近已而无所私朋亡也。以此故得尊尚于六五中行之君。象言得尚于中行之君而人臣之道大光也。張應珩解包容也荒外卦坤也。馮河勇夫也不遐遺不遠棄也。上文皆言坤朋亡者去自己之朋。九三初九也。當君子道長之時小人亦不可遽絕而不用宜包容外卦